

不斷提高 蘇聯人民生活水準



著合夫耶齊維庚 基斯金拉布
譯 夫 慎 畢

行發社版出代年十五

不斷提高的蘇聯人民生活水準

目 錄

一、前言.....	一
二、工人農民在帝俄時代的生活.....	五
三、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我國人民生活的根本轉變.....	一八
四、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二七
五、戰後期間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五五

不斷提高的蘇聯人民生活水準

一、前言

三十年前，一九一七年十月，俄羅斯工人農民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建立起來世界上最先進的自己的政權——蘇維埃政權；創造了新型的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在人類史上開創了新的時代——共產主義的建設時代。

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人類史上也有過不少次的革命，但它們根本不同於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往革命的結果，常是把一個剝削階級的政權改換為另一個剝削階級。剝削者雖然更換了，但剝削制度却依然存在。

反之，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樹立了工人階級專政和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政治統治之後，對於長久的剝削基礎則給以澈底的打擊，並奠定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

十月革命的結果，站在國家政權之舵旁邊的是人民的代表，他們運用政權不是爲金融寡頭、工業大資本家、地主、富農集團去致富，而是爲人民謀求利益，鞏固社會主義國家，加強國家威力，並提高蘇維埃人民的生活水準。

布爾塞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掌握在十月所獲得的政治及經濟上的樞紐，曾推動蘇聯人民，爲克服俄羅斯經濟文化的落後、改造我國爲先進工業強國以及根本改善勞動者狀況而進行鬥爭。剝削階級的剷除，國家的工業化，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都說明了生產力業已大加提高，以及以此爲基礎的勞動者的福利的提高。因爲有了蘇維埃政權之故，稀有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財富增漲才能全部被利用去謀求人民利益與福祉。成千成萬蘇聯人民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上，確信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與人民的不僅是自由，還給與物質福利，給與享受優裕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斯大林）。

在真正民主主義的基礎上，種族繁雜的蘇聯人民自願地團結爲強大的蘇維埃國家，並且以斯大林五年計劃爲基礎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斯大林憲法也以立法程序鞏固了蘇聯人民的勞動的、休息的、教育的偉大權利。蘇聯人

民自負地重述着偉大詩人的話：

「看吧，羨慕吧，

我是蘇聯的人民——」

(B·馬雅可夫斯基)

蘇聯經濟發展的法則，是國民經濟不斷地上昇，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勞動者生活水準的繼續提高。

蘇維埃的經濟體系是擺脫了資本主義不可調協的矛盾而自由的，是不知道剝削、經濟危機、失業和貧困的，它保證着生產力、社會財富、勞動者個人福利的不斷上昇。

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不僅繫於每個勞動者收入的增加，也繫於蘇聯國家對於勞動者教育、保健、保育、休養及其他文化福利等經費支出的增加。

自蘇維埃立國之始，蘇維埃政府與布爾塞維克黨即不倦地去爭取勞動者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去號召廣大民衆參加教育和文化。尤其是在實行斯大林五

年計劃期間，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有了極大的成就。

。所應注意的，是在蘇維埃國家存在的三十年間，曾經兩次艱辛地進行着長期戰爭——一個是對抗外國干涉者及白衛軍作戰，延續三年，一個是抵抗德國侵略者偉大的保衛祖國戰爭，備極艱苦，延續四年。

由於法西斯德國侵襲我國所遭受的重要損失，自然不能不影響到城鄉勞動民衆的物質狀況。現在我國雖已成功地恢復了戰前的國民經濟水準，並且要在新五年計劃之末大大地超過這個水準。但很顯明的是，如果我國在蘇維埃政權的三十年間能在和平條件下發展經濟，而不需要耗費數千億盧布去恢復戰後遭受破壞的經濟，那麼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成就，必更偉大。

「如果沒有戰爭，則今日我國各都市及工業區域必將在勞動者物質與文化生活改善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

「如果沒有破壞許多良好農區的戰爭，則我們今日一切必需品供應的保證比較好於任何歐洲國家，或者說不僅較好於歐洲國家」（莫洛托夫）。

總結三十年來的經濟建設，證明着蘇聯人民生活水準極有可能繼續更快地

提高。這種可能，隨着蘇聯國家威力的加強、工業力量的高漲、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及社會主義本身的繼續發展而益愈昂揚起來。

在懷着自信走向共產主義的我國面前，展開了一望無際的遠景，這個遠景是從新更大地提高國民經濟，增加蘇聯人民物質福利以及全面提高勞動者生活的水準。

二、工人農民在帝俄時代的生活

將近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有一個醫師參觀了莫斯科工廠。他奇怪地注意到工人中幾乎沒有年將近老的人。他所見到的工人的大部都不足四十歲。

四十歲以上的工人都往那裡去了呢？——醫師問。

自然是知道他們往那裏去的，工人回答他，——到墳墓裏去。

在這個對話中，彷彿照鏡子一樣，反映出資產階級地主的俄國工人生活是怎樣艱辛的情況。

在帝俄時期，猶如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喪失工具和生產手段的工人迫不得

已把自己的勞力出賣給資本家，這些資本家都是靠剝削無產階級來獲得高厚利潤的。

給資產階級拿來大宗進款，俄國工人階級却在極端艱苦的情況中生活着。工廠中過長的工作日、勉強不至餓死的微少工資、矮小宿舍中的狹隘、污穢、擁擠等等——這就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爲俄羅斯無產階級所預備的待遇。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末，俄羅斯各大工業中計有近三百萬的工人。而那時在各工業部門中最佔優勢的紡織工業，對於工人的剝削就特別酷苛。一八九七年以前俄羅斯工作日平均是十三—十四小時。

工人階級對於資本家的剝削，是用罷工和革命鬥爭來報復的。被這些事件所驚恐的沙皇專制政府，追不得已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頒佈一個限制工作時間爲每晝夜十一小時半的法律。然而資本家儘有成千可能去迴避限定最長工作日的法律的。這個「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頒佈的法律的偽善的與虛偽的性質，會爲列寧在其「論新工廠法」一文中所揭破。

列寧指出：新法律對於工作日的縮短極爲渺小。如果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

所頒佈的法律對於大都工作十二—十四小時的聖彼得堡紡織廠工人來說，爲相當的縮短工作日，那麼，這個法律對於聖彼得堡許多其他企業工人來說，不但不是縮短工作日，而是相反的延長工作日。然而新工廠法之罪惡，尙不止此，因爲它可作許多種的解釋，以致事實上所謂限制勞動時間不過是虛有其名而已。

俄羅斯工人階級，猶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慘遭失業的痛苦。

俄羅斯資本主義越發展，失業者的行列也越大。例如一九一一年在聖彼得堡勞動市場，聚集着謀求工作的小工有四三·一五六人之多，而實際得到工作的僅只六·〇七六人而已。

帝俄工人是毫無法律保障的。資本家及其走狗可以在工廠任意橫行。因爲失業者的行列很大，工人勞力極賤，資本家遂不再顧慮工人的勞動條件。

在列寧格勒的前奧布霍維赤工廠檔案中，曾保存過可以証實資本家對於工人生活及勞動條件所做的不人道待遇的罪行的文件。那就是所謂「工人殘傷損害一次卹金表」者是。

請看此項文件摘錄，以見一般：

「腦震動視其後果——八五——六〇盧布……，一耳發聾——一〇盧布……，一目喪明——三五盧布……。腹部筋傷——一〇盧布……」。

自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工人情況更加惡化了，工作日再度延長，失業增多。一九一二年由於工人運動的高漲，曾使工作日縮短，經常以十小時工作日佔多數（盛行的加班工作不計）。然而在許多的工業部門中，直至樹立蘇維埃政權為止，仍舊每晝夜工作十一和十二小時。

一九〇六年司徒雷平改革，使百萬鄉村貧農喪失了土地。破產貧農爭趨都市，失業者行列更形增大了。

俄羅斯工人在工廠苦幹，而領得奇少的工資。工廠工人每月平均二十盧布，不熟練工人則更少到七——八盧布。

一九一二年八月，列寧在「真理報」發表了他的名著：「俄羅斯工人工資與資本家利潤」一文。文中列寧比較工人工資與資產階級的進款。他指出一九〇八年俄羅斯有二百二十五萬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是三十盧布五十戈比。列寧

寫道：「如果注意到用這個數目瞻養家屬——就照現在房屋和食品的價格——也不能不把這種工資叫做是乞丐式的」。

資本家的利潤如何呢？這是那樣的：每一企業平均年得利潤二十九萬七千盧布，每一工人平均每年給資本家送來的利潤，二百五十二盧布。這顯示着在帝俄時代對工人剝削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為每一個工人平均每年所得的工資不過二四六盧布，而給與資本家的利潤却是二五二盧布。這就是說俄羅斯工人少半日爲自己工作，多半日爲剝削者工作。

比較工業無產階級者報酬更低的，在俄羅斯還有受僱於地主和富農的農業日工工人——僱農。

一九〇二——一九〇四年間，農業工人每日薪金平均爲六四戈比（膳食自理）。一九〇六年爲工人罷工所迫，勞動報酬雖提高爲七十二戈比，但此時俄國糧價高漲，農業工人的實際薪金仍是降落。

俄羅斯資本家用剝削工人的手段去獲取優厚的利潤，而對無產階級極小的增薪要求却狂暴地予以反對。如所週知，工業家古榮當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之

際，工人向其要求增薪時，他是如何地答覆。

古榮不遜地說：

「我寧肯用金子去鋪聖彼德堡的道路，也不給你們加一個戈比」。

在當時這種低微工資更爲扣薪與罰金等制度予以極度地減削。俄羅斯工廠主想出極爲奇特的理由以便其懲罰工人。例如棉布廠主佛民，因爲工作時間唱歌，因爲在臥室洗衣，因爲在井旁洗臉而處罰工人。其他廠主處罰工人，又因爲「不到教堂」，「見解不良」，「閑談」。

俄國工廠主所用的強盜式的罰金制度，狂減了已成爲乞丐式的工資，因之，也就等於給予剝削者與寄生者以補加的百萬厚利。

工人貧困愈甚，則攫奪俄國主要工業於其貪囊的本國及外人資本家亦愈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資本家的進款益形增多。一九一六年果洛滿機器製造廠組合，以一千五百萬盧布的資本竟得到利潤七百五十萬盧布。

關於此事列寧指示說：『這顯示着——不費彈指之勞，每一個盧布每年爲資本家生出五十戈比』。

血。

在戰時俄國資本家都暴富了，而同時數百萬的工人農民都在陣線上流了慘的程度。工廠視察楊如爾曾適時地報告了此類事實。

在拉平司卡亞馬奴發克圖拉手織工廠招僱八歲以上的幼童，每日工作十二小時。特列齊亞科夫工廠招僱六歲以上的幼童，也是工作十二小時。列舍特尼科夫織布工廠僱用八歲以上的幼童，每日工作十三小時。車爾內舍夫織布工廠僱用十歲以上的幼童，工作如同成年工人，就是每日十五小時。

資本家又在自己的企業中開設小舖，工人被迫在小舖購買物品，因為工廠主從此以後支付工資不用現金而發給小舖取貨票。工人只好付出較高的價錢，買劣質的物品。這些小舖對於資本家又是一個進款的補助泉源。

俄羅斯工人階級僅可用卡洛里極低的食物去營養自己，且時常感到食物不足。工人的主要營養品是黑色的裸麥麪色、小米和馬鈴薯。基本工人羣衆所消費的油、肉、乳類數量極小。就是資產階級的統計家達維多維赤，無論如何不

能說他是袒護無產階級的，而他竟在工人預算中寫着：

『脂肪的不足，蛋白質的缺乏——這就是俄羅斯織布工人和聖彼得堡中等工人營養被壓榨的特徵』。

工人生活的居住條件與公共生活條件是悽慘的。

在一切俄羅斯工業中心，工人宿舍都是異常擁擠。大亞洛斯拉夫織物工廠每一間屋中安放了四個大板牀。每個大板牀上棲息着整個的一家工人家庭。

據一九〇八年聖彼得堡調查資料，在每年有三〇〇—三五〇盧布收入的工人中，有四·九%獨身者佔了半牀，二〇·四%僅只使用一個牀，四三·七%有室之一隅，一一·七%得享半屋。而有眷屬的工人中七·一%全家租用一個牀舖，三五·七%—屋之一隅，七·一%—半屋。如此則不僅八〇·七%獨身工人，並且幾乎五〇%有眷屬的工人竟不能有一間屋子。

革命之前，其他種族工人所處的環境比之俄羅斯農民工人更為惡劣。在中亞西亞、高加索、極北、西伯利亞工人農民都受到雙重或三重的壓迫：帝俄皇室和中央資本家方面，地方民族的資產階級和地主方面的壓迫。帝俄政府用種

種方法圍繞邊疆工業的發展，奴役少數民族並置之黑暗。在帝俄有許多民族都已死亡淨絕。無怪乎把帝俄叫作民族監獄了。

帝俄保健費每一個人所攤得的爲六九戈比。免費醫藥救助在帝俄是沒有的，而付費就醫又不是工人之所能。工人及其子女的死亡率遠超過有產階級之上。資產階級與地主制度確定了帝俄工人階級文化落後的運命，在許多的工業中心竟沒有學校。

資產階級和地主勾結着帝俄專制者故意地制止俄羅斯國民教育的發展。帝俄部長迭良諾夫曾頒佈命令禁止「厨役、僕夫、小本商人的子女」在中等學校求學。

皇室盡其所能的方法不許工人和農民的子女入學讀書。

當某一省長在他的報告中說明徵兵中農民並無一人識字時，俄皇很滿意地說：「上帝保佑」。又當俄帝看到某一農婦的信：由於她表示了自己很小的願望，請求准許她兒子求學，便憤怒地寫道：「這是可怕的事。鄉下佬，竟也想攀附着進中學。」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俄羅斯農業勞動者的環境也是極端困苦的。

一八六一年曾實行了農民改革，即所謂把農民從農奴羈絆「解放」出來。實行這種改革，地主不但保留了從前認為是他們所有的土地，就是所謂農民分得的土地也被割去五分之一收歸己有。而農民「解放」不過迫使他們向地主繳納近二十億金盧布的贖費而已。

當劃分農民土地界限時，「地主不僅剝奪農民土地，不僅撥給農民瘠薄土地，有時還撥給不適耕種的土地，並且佈置了多數陷阱，在劃分地界時使農民不是沒有牧地，就是沒有草地、沒有樹林、沒有水池的土地」。

一九〇七年列寧寫道，三萬大地主佔有七千萬俄畝土地，而一千零五十萬被地主窒息壓迫的小農僅只有七千五百萬俄畝。每一大地主平均有地二千三百俄畝，而每一農戶僅有七俄畝（在俄國中央部份則僅有二—四俄畝）。